

战地浪漫曲



侯大康/著

ZHANDI LANGMANQU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战地浪漫曲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地浪漫曲/侯大康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354-4090-7

I. 战… II. 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7582号

策 划:尹志勇

责任编辑:黄海阔

封面设计:红十月设计室

责任校对:陈 琪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890毫米×1280毫米 1/32 印张:16.25 插页:1

版次: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448千字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1. 老虎要变成猫咪	1
2. 玩心眼的搭档	23
3. 张二牛第一次触电的感觉	35
4. 被三剑客耍了一把	54
5. 姨太太少爷和三个俘虏兵	69
6. 拜师学艺	80
7. 搂草打兔子	94
8. 酒后吐真言	109
9. 整军变成了整人	129
10. 新团长掉进了爱情漩涡	145
11. 墨石戒毒	162
12. 鬼都会笑出尿来	180
13. 瞎猫逮着了死耗子	195
14. 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消息	216
15. 热脸去蹭冷屁股	232
16. 英雄救美	248
17. 鸡飞狗跳全是爱情惹的祸	266
18. 张二牛的高尚行为	284

19. 又捅娄子了	306
20. 以退为进战术	317
21. 救团队救娃娃	336
22. 又让土匪缠上了	348
23. 坚守在芦苇荡	358
24. 狭路相逢	380
25. 白济时露出了马脚	394
26. 让师长旅长交枪	405
27. 叶清扬生了个儿子	422
28. 俘虏兵又变成了逃兵	432
29. 叫化子替讨饭佬操心	447
30. 策反仲义仁文工团玩大了	465
31. 报仇却犯下了错误	490
32. 张二牛的喜剧结局	503

1. 老虎要变成猫咪

入冬以后好久没落雨了，到处都显得干枯干燥。丘陵山坡上和山坳中，枫树柞树的干枝上挂着少量蜷缩的叶片，像是招魂的灵幡在寒风中发出“刷刺刷刺”的响声。阵地就在这片山地里，不时被黄色黑色玫瑰色的烟雾严严实实地蒙盖住，不断有烟柱气团随着剧烈的爆炸声浪突起鼓起来，远远看去就像似有个怪兽躲在云雾里向外吹着泡泡。这雾气倒不全是炮火撒播出来的硝烟，好多是爆炸掀起的尘土。天太早了！炮弹和炸药包爆炸瞬间迸发出的强大力量把土石捻成齑粉、抛上天空，成了久久飘浮在空气中的尘埃。满世界漾着呛人的气味，本该有的土腥气却没了。炮声响过之后接上长短枪的射击声，枪声像是过除夕、元宵或者农村屋塘里祭祀时放的鞭炮，乒乒乓乒砰砰地响一阵，清脆而且蛮热闹。噼里啪啦爆豆般的声响稀疏下来，那是轻机枪重机枪叫累了在歇歇气，只有步枪还在不紧不慢、不依不饶地咳着，那架式犹如散了辮的炮仗零零落落显得孤寂。不一会儿歇足了劲的轻重机枪又像接上了火的喜鞭，“哗——”地响成一片，丘陵岗子越冬的林子里，残留在秃枝上的枯叶像是胆小的鸟儿一样被惊吓得纷纷落到地上……

“猛虎攻坚团”的指挥所与前沿阵地中间隔着几个山坳。这是一处不大的农舍，四面墙壁倒是一砖到顶，但屋顶却用芦苇和着胶泥封盖起来。与四周泥墙泥顶的屋子相比，它显得蛮结实又有点不大合群。

张二牛团长这时候正坐在指挥所里。不大的农舍挤进眼里的全是作战地图、弹药箱、马鞍、背包、竹篾斗笠什么的，弥漫在空气中的是浓浓的战斗气氛。参谋人员紧张忙碌着，团政委王成武也沉浸在战斗的亢奋中，他不时与作战参谋交谈，或对着地图下达命令。相比之下本该是唱主角的团长倒显得蛮悠闲，张二牛坐在放着电话机、马灯等什物的八仙桌边，双手捂住冒热气的茶缸，侧着耳朵半眯着眼长时间保持姿势不动。那架式就像冬天太阳下的一只猫，这时如果他再打出一串呼噜来也一点不奇怪。



由于山林的屏蔽，火线上的烟雾浮尘罩不到这里，战场上剧烈的炮声、枪声、爆炸声传过来也变了韵调，有点子像是在井筒子里面打鼓放鞭，轰隆轰隆，哗哗嘭嘭，沉沉的闷闷的。张二牛侧着耳专注的就是这声音——枪炮声在他耳朵里就仿佛是一首令人血管贲张、情绪奔放的美妙动听的乐曲。

年轻的刘参谋快步过来，“团长政委，纵队指挥部问我们的救援队伍派出去没有？”王政委的眼睛从地图上转过来，张二牛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和原来的神情，谁也不晓得他在听还是没听。王成武不满地剜了他一眼，说：“刘参谋，我和团长意见，我团靠遭袭单位最近的三营这会儿正与敌人搅在一起，一时抽不出兵力来。估计半个小时内结束战斗。战斗一结束立即去增援。你向上级报告，不会误事。”

刘参谋答着“是”，转身要走，王政委又叫住他，“一营还是没联系上吗？”见刘参谋摇头，王成武有点着急也有点恼火。他看看张二牛。张二牛还是那付模样，只是眼睛睁开了一点，对政委那流露着不满的眼神也视而不见，只是用嘴指指，示意让他行事。看来王成武对团长的做派也习以为常了，于是叮嘱刘参谋抓紧沟通与一营的联系。刘参谋离去后，他掉过头来说：“张二牛，你他妈的快活得像神仙，活都让我干了，你还干啥呀？”

就这么点塞牙缝的事，干吗还舞得全套仪仗似的——张二牛心里嘲弄着王成武，咧着嘴笑起来：“还分么子你我。我们不是经常换工么？这次就算轮到你当班指挥嘛。”王成武用鼻子哼了一声，说了句：“那是把萝卜缨子不当菜。”张二牛不搭理他，反冲着他问道：“哎，老王你说，外边的枪声炮声，听起来像是么子？”王成武侧耳听听：“像什么？！像打仗！你坐在那儿没鸟事就瞎琢磨着，又生出什么怪念头了？”他知道这两天张二牛心里不痛快，故意撩他。

张二牛不搭理他，嘴里唠叨着：“救援？！再稀松的部队，谁还不能顶个半个时辰、一个时辰的？！当面之敌还是一帮土匪。哼，换了老子，带着一帮烧饭的喂马的也能把这些狗日的打得满地找牙！”

这是一九四七年。入秋以来，国民党军频繁调动兵马对付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猛虎团所在的纵队根据华野的指示，趁蒋军调动出现疏

漏空当，伺机出击打上几仗，以打乱蒋军的部署、策应挺进中原的部队。这次纵队组织进攻行动，就是拖住缠住国民党的仲义仁部，要打痛它，争取切掉一翼，达到迟滞其行动的目的。猛虎团是纵队首长手里啃硬骨头的一张主力王牌，张二牛也是陈文鼎司令员手下的一员虎将，这些年来一般都不会亏待的。对这一点张二牛自负得很。可是，这一次主攻的任务却落到了江勇和五团头上，猛虎团在整个行动中只是担当着一个不大不小的配角。不但如此，猛虎团还得主动与五团协同——按照江勇的作战进度来决定猛虎团的推进速度。“妈的，老子成了江勇狗日的使唤丫头?!”张二牛情绪大了。一明确任务，他冲着王成武就骂起来了。猛虎团对付两个点上的敌人，其中一个是仲义仁部稳固阵脚的翼侧指挥所。这点任务，要是放手让张二牛干，猛虎团拿出“攻坚”的看家本事三下五除二就了事了。没想到江勇那个团磨磨叽叽压了他们好几天。张二牛脾气更大了：江勇面前一桌大鱼大肉，他小子端着架式享受，老子却在一旁啃鸡肋，啃鸡骨头还得装出一付斯文相！凭么子？他在电话里就冲着师长叫，“狗日的江勇拿不下来，老子就带着猛虎团上了！”王成武批评他：人家江勇团长是按上级的部署要求推进的，你别自作聪明瞎吼乱叫的。张二牛听了很不以为然：哼，看他那付模样，啥都不缺，就缺了一股利索劲。之后就朝政委发牢骚，猛虎团，红军时期开始是用钢牙啃出来的，小日本鬼子见了都哆嗦，么子时候不是坐上席、呷大餐的？为么子让老子敲边鼓、拉偏套？王成武顾全大局，不睬他的唠叨，只是提醒他别太轻视本身的任务。张二牛哪里会把这当回事，说：“这种敲麦芽糖的活，拖着鼻涕亮着卵子的伢崽都干得了！”

王成武太了解张二牛。这个中等个头黧色皮肤、一付典型江西老表长相一口老表腔的家伙，微突的额头总装着让人捉摸不定的念头，朝天鼻子、小眼睛透出农民式的狡猾。这家伙有点儿精明过了头，把打仗当成了做生意。抓到肥肉或者硬骨头，比如以少胜多、担任主攻、对手有粮有饷有精良武器装备什么的，他就像饿虎一样两眼放绿光，整个作战过程扑上去一环不落，哪个也莫想沾手。而碰到像这次这种情况，他就像一只打不起精神的懒猫，当个甩手掌柜，让政委带着手下去干，只顾自己消闲，一付“有事有事莫来烦我”的德性。遇到这种情况还说他不得。有几次就因为王成武讲了几句“抄着两只手像个少爷”、“要滑

偷懒”之类的话，他逮着理由了，溜上前沿操起家伙当起了战斗员。事过之后还闪烁其词。王成武心里气恼，不说他，自己心里堵；一说他，他就跑上火线去拼刺刀。一个团长跟士兵一样，脑子是不是有毛病？！他心里想嘴里也这样说道。

张二牛很受用地欣赏着“背景音乐”，听了政委的话，他抓起茶缸喝下一大口茶，“你这个人硬是有想象力！这枪炮声我怎么越听越像似老家屋塘里那些响器班整出来的声音。你听，那炸药包爆破声音像似有人在敲大牛皮鼓，咚咚咚，炮弹炸响就像似筛铜锣，咣咣咣。特别是机关枪声音最好听，嗒——嗒嗒嗒——硬是像似乐师打的板鼓点子，又脆生又有节奏。”

王成武嘲讽说：“喝茶听戏，还挺浪漫的嘛。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又触到你哪块痒痒肉了？”张二牛避而不答，只是连连说“好听，好听”。王政委没好气地说：“你该是把心思倒一倒吧！一营那边情况不明，不知会不会出现意外。”张二牛摆摆手“不会，不会”。想想后又说，“就这点事赵大亮摆不平，狗日的他还不如穿着兜兜去玩泥巴。”

王成武撇着嘴忍不住说：“你呀，对赵大亮也太那个什么了——好在他不完全像你。”

赵大亮确实是张团长最信任最器重的营长。张二牛对一般的文化人总有些偏见，可是偏偏就喜欢学生仔出身的赵大亮。早些年考虑提拔时，王成武想让他当连指导员，张二牛却坚持要他当连长，还说这块打仗的材料莫让你糟蹋了。好像当政工干部就是糟蹋材料，说得王成武两眼溜圆地瞪了他老半天。

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一通后，张二牛眼睛转了转，忽然态度有了转变：“你一说，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了。三营那边有参谋长蹲着，有问题。可是一营的敌情复杂，地形也蛮复杂，这么久又有消息——”他试探着说，“老王，你在这里顶着，我去一营看看。”见王成武用眼睛鼓着他，他说：“莫用这种眼神看我嘛。你看我闲着不也是闲着吗？”

王成武盯了他一会儿说：“就知道你想要花招。跟你说，战斗不结束，你哪儿也别想去！”张二牛不高兴地说：“你这同志怎么这样讲话。好像老子溜出去偷鸡摸狗玩女人干坏事。再说这里有你足够了。我呆着还碍手碍脚。”王成武不客气地说：“不行就是不行。要是闲得慌你来

指挥，不然就去睡觉。反正不准离开指挥所！”

“老子出去透口气行么？”张二牛故意抬杠。

“小虎——”王成武叫道。警卫员小虎答着“到”飞快地从门外跑进来。“你给我盯着团长。他要是想往阵地上溜，马上报告。”小虎看看团长又看看政委，嘴里答着“是”，语气明显地很不踏实。

王成武绷着脸说：“你听明白没有？”

小虎没精打采地说：“听明白了。把团长看住，不准乱跑！”

张二牛忿忿地指着小虎说：“看你个鬼！老子不出去了。他娘的，我成了小媳妇、坏分子?！”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王成武说。

正抬着杠，一个参谋过来报告一营已经联系上，说着把电话伸过来，只是不知递给谁。张二牛撮着嘴朝政委努努。王成武接过话筒。

张二牛悠闲地抓着茶缸子喝茶，哼着赣南采茶调。他突然转身和颜悦色地问小虎：“有填肚皮的么？”刚才挨了训、站在一边正别扭着的小虎一看团长脸色连忙说“有”，从怀里掏出两个烤红薯。张二牛：“就呷这个？”小虎说：“团长，你先将就着。炊事班馍还没蒸好。”张二牛嘴里嘟哝着，抓一个大的给正在忙着给下面发指示的王政委，自己拿个小的啃起来。

王政委放下电话，也抓起红薯啃起来，“一营的路线变了。”看张二牛不解的样子，他接着说：“赵大亮选择沿山脊线推进。”张二牛抓着啃了一半的红薯停下来，恼火地说：“部署任务时不是跟他说了要避免开山脊线吗？他不晓得走山脊线会增加伤亡吗？”

说着两人就凑到地图前。王成武把一营的接敌路线标了出来。张二牛盯着看了好一阵，点着头说：“多路隐蔽接敌还是巧妙的，但是——”他用指头敲敲图上等高线的拉长部分，“集结到位后，下一步沿着脊背向上攻击就太玄乎了。可以肯定这个方向上射界开阔，敌人只要设几个火力点就能控制局面。”

王成武用铅笔划两道线，把两条水滴状的等高线拦腰切断，接着说：“赵大亮他们实地侦察发现，在这两个位置分别有一道长长的石土坎，敌我之间距离太近，敌人曲射火炮用不上，我们的直瞄火炮和轻武器却够得着。赵大亮说火力准备时，在炮火支援下，组织几个波次交替

掩护，来个三级‘蛙跳’，就解决了。”

张二牛看着地图想了一阵后点点头，赞许地说了句“这家伙”，转而对王成武说：“你看，不进深山打不着老虎，不下大海逮不住蛟龙。你不让我去火线，不是让我犯脱离实际的经验主义、官僚主义错误吗?!”

王成武眉毛一竖，“哎，你还找着借口了。”

站在一边的小虎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这时干咳了一声。张二牛回过头看看他说：“怎么还像根木头站在那里?”小虎不接他的话，反倒问王成武：“政委，我还要不要在这里看着团长?”张二牛骂道：还不快滚蛋!真想给政委当狗腿子呀?

小虎盯着政委不吭声。王成武笑着挥挥手，他如释重负赶紧转身就跑，边跑嘴里边叨咕着什么。

张二牛一边用手指着刚才标画的地图，一边说：“看来我给赵大亮讲的故事起作用了。三国张飞战张郃，智取瓦口隘，把营寨移到山口前，整日在帐前饮呷酒呷得醉醺醺，糊弄张郃，引他上钩。你看他带着加强营，把小兵力放在山阴方向，从正面吸引敌人注意力，逗着耍。那是以虚待实、隐真示假。前两天，赵大亮老是报小战果，有少挨老子的熊。原来他像剥笋一样，慢慢悠悠，从外围开始，先清扫周边，再突击中路。特别是选择的这条进攻路线，进入最后一道石土坎后，就变由下往上进攻为平地进攻了。妈的，跟张飞率精兵、抄小路、搞奇袭有相似之处……”

正聊着，刘参谋又跑来，后面还跟着小虎，“报告团长政委，纵队指挥部来电话发火了，等待我团救援的是纵队文工团，情况非常紧急!”

“什么?!”张二牛和王成武都瞪大眼睛。

张二牛带着火气吼道：“为么子不早说?!唱戏团的，这帮唱戏的哪能顶得住!传我的命令，团部骡马班炊事班所有勤杂人员赶快集合，立即投入救援行动。政委，这下我得带人亲自上了!”不等王成武表态，他一把抓过一支步枪，冲小虎下令：“马上跟老子走——”

小虎一听有仗打浑身来劲了，答道“是”跟着跑出去。

文工团员与土匪正在一片连绵的山坡地上交火。

敌人嗥叫着从两个方向压过来，机枪密集的射击把文工团员挤在一块不大的土石坡上。戴眼镜的王英团长趴在土坎后指挥着携带武器的战士和演员还击。王英这时已经从最初的昏乱中清醒镇定下来。“怎么会走错路呢？”他心里深深地自责着。完成战地鼓动任务后，他和方向教导员、叶清扬副教导员带着二十多人的演出分队返回驻地，途中，在曲延交错的山道上不知不觉走岔了，结果与眼前这帮土匪不期而遇。他们被动地抵抗着，且打且退，到这里已经无法再退了。这条山腿通往山上的路被敌人控制着，而身后和右侧是几十丈宽的开阔农田。收完庄稼的田里光秃秃无遮无掩，要是被敌人再从土石坡上挤下开阔地，那后果就太可怕了！已经有两位同志牺牲还有几人负伤。女教导员方向腹部中弹，已经昏迷过去，情况不清楚。眼下硬抗顶不住，撤又无法撤，演出分队像苟延残喘的鱼一般困在这个孤岛上等待救援。

“要是何岩一起来就好了。”旁边一个团员说。王英默默地不作声。他心里清楚，像何岩这种从作战部队来的有丰富经验的同志是不会犯走错路这样的低级错误的。现在说这些都晚了。一个叫白济时的团员焦急地叫着“救援部队怎么还不来”，引起众人心里的埋怨和火气——周围有自己的部队，联络员也派出了好长时间，怎么就不见动静？！王英作了最坏打算。他让叶清扬和英子赶快带着教导员等伤员和女同志小同志撤退。可手里抓着一枚手榴弹的英子叫着要亲手杀了当面的土匪头子潘大头，叶清扬伏在王英身边也没有响应。王英急了，“我们还能挡一阵子，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特别是你——”他指着英子，“必须走，抓紧走！”周围人也催促她快撤，因为她呆在这儿对大伙儿更加不利。英子不得已，只好和其他人一起开始执行团长的命令。

一阵机枪扫来，前面的土石坎迸起呛人的烟尘。叶清扬伏在坎后，土屑落满头上。王英看着她叹了口气。他知道劝说是没有用的，她看来要和自己生死在一起。

这是一场蛮蹊跷的战斗。

战斗开始之初，敌人像饿虎扑羊冲杀过来，气势汹汹。这帮山匪久经沙场、又狠又滑，为首的潘大头是个双手使枪、十分刁蛮的家伙。只有几支枪的文工团员遇上这种对手无疑凶多吉少。可是仗打着打着，突然敌人放慢了进攻速度，变得“斯文”起来。正当王英等人纳闷时，



听到土匪那边喊话。静下来一听，竟是叫喊着要见英子。英子当时脸就白了。

王英团长大致明白了其中缘由，他知道文工团被土匪盯上，事情麻烦了。转而一想，正因有英子这层关系，土匪投鼠忌器，倒也能争取一点时间。

紧盯着文工团的土匪潘大头受仲义仁的指令，原本要利用熟悉地形、行动灵活的长处在共军后方进行袭扰，以配合仲义仁部的作战行动。潘大头一开始心里就很明白，这仗不打不行，没有点动作，仲军长那里不好交待，要饷要枪要弹连门都没有；可是凭他这点实力跟共军正规部队打仗，简直是以卵击石，会搞得血本无归。与眼前的共军相遇后，他从望远镜中发现这是一帮背着二胡三弦的共军戏子，顿时心花怒放——这回捏着了了一只软柿子。手下的二把手头目土刀更是手舞足蹈，直叫着这一仗想不痛快都不行，杀他个片甲不留，回去给仲义仁交账。

紧接着潘大头在抵抗的共军中看到一张似曾熟悉的脸，他让手下停下攻击。仔细观察辨认后，他指着前方对土刀说：“英子姑娘。奶奶的，还真是英子姑娘！”等土刀也看清后，他叫道：“把英子姑娘给老子活捉过来！少一根毫毛，老子就揭你一层皮！”土刀愣了，“这仗怎么打？”

“讲点章法。不准瞎冲乱打。男的格杀勿论，一个不留。想办法把女戏子全活捉来。除了英子姑娘，老子让你小子挑最漂亮的。其余的全搞劳弟兄们！”

土匪们一听，都兴奋得嗷嗷叫着放着枪往前冲。

.....

英子等人带着伤员往后撤，王英、叶清扬和十多名男团员和战士坚守在土石坎后。时间一点点过去，弹药越来越少，伤员在不断增加。形势非常严峻，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部队的救援上。

白济时满脸泥污，焦急地以手击地，叫着：“救援部队怎么还不来？！”“不要急躁。每坚持一分钟都是胜利。”王英还想让叶清扬撤走，可是她却丝毫不为所动，默默地挨着他。

土匪发现女人和伤员在撤退，立即加快了攻击速度。他们一边用机枪压制着抵抗的共军，一边在手榴弹爆炸的烟尘掩护下从几个方向围过

去。文工团员中出现不安和骚动，还击也变得慌乱和零落。白济时探起头透过模糊眼镜片向外张望。王英一见，马上抬起身子用手去压他，“白济时，不要伸出头去！”

这时不远处一声爆炸，弥漫的硝烟顿时把阵地上的人全遮盖了。紧接着响起了叶清扬的惊叫声。不等烟尘散净，大家都被眼前情景惊住了：只见王英头部被弹片击中，血流如注。白济时呆若木鸡坐在一旁，叶清扬抱着王英悲痛地叫着，一只手试图堵住他头上如泉涌的鲜血……

土匪趁着这机会冲上来。

就在这时，张二牛带着援兵出现在敌人后面。一阵爆豆枪响，潘大头和土刀还没反应过来，几个土匪已经惨叫着滚落到阵地前。久经沙场又油又滑的土匪们“哗”地散开，眨眼功夫便隐蔽起来，并依托天然障碍进行顽抗。

“炊事班从敌人的左后侧打进去！骡马班在阵地前横向运动，把受困人员与敌人切割开来。小虎和其他人跟我突进坎部，接替唱戏团的作战人员！”张二牛指挥着。他带人进到坎部时，叶清扬抱着正在抽搐的王英失声地叫唤他，白济时还惊愕失神地坐在地上。张二牛命令：“唱戏团所有人立即撤下！注意救护伤员。小虎你负责！”接着，他伏在土坎上沉着地用步枪对敌人射击。

小虎和几个兵组织撤离。叶清扬哭喊着不放王英。白济时也不肯离去。小虎呵斥也没用，只好报告团长：这些人都不走，咋办？张二牛过来探探王英鼻子，冲叶清扬和白济时发火，“人已经死了，嚎什么？！”他转向小虎，“先管喘气的，不要管死的。把他们给老子拖走！”

小虎看着叶清扬为难地说：怎么拖呀？张二牛吼道：“先把这个女人拖走！”

小虎和另一个兵架起叶清扬。叶清扬挣扎着哭叫着：“你们不能把我们分开……”张二牛骂道：“他娘的，么子时候了，还这么婆婆妈妈的。拖走！”

小虎两人不由分说把她拖走了。

这边白济时还抱着王英遗体不放，叫着：“我不撤，我要报仇！”张二牛粗暴地把他一把拎起来，摔在一边，“少噜嗦！捏着两只空拳头



报么子仇?! 碍手碍脚的。再不走当心老子毙了你!”

白济时镜片后两眼冒火,“你这个混蛋! 你不能这样!”

.....

土匪被火力压制着,一直猖狂扫射的机枪也被打瞎了。躲藏在石头后树干后的匪兵,不露头便罢只要一露头非死即伤。潘大头愣了,一看四周情况,叫道:不好,是共军的正规军。弟兄们,快撤! 土刀和众匪听到撤退命令,丢下死掉的同伴仓皇逃离,一下便没人影了。

第二天,猛虎团一营攻打仲义仁的新三师前方指挥所。

为了打这一仗,营长赵大亮和一营已经准备好几天了。这些日子,就因为被上级整体作战计划拴着,不紧不慢不温不火,把大伙一个个憋得不行。所以一听要开打,全营上下包括赵营长都兴奋起来了。

一营长的指挥位置在山坡的一块崖下。这里离敌人阵地不远,四周有松树和灌木丛,虽然不断有枪弹噼噼啪啪地打在树的枝杆上,爆炸的弹片也不时把碗口粗的松树拦腰斩断,但岩石、树木还有阵地扬起的烟尘使这里既隐蔽又安全。赵大亮是个身材挺拔、满身透着英气的年轻指挥员。前面他向王政委报告进攻通道全部打通,我方的行动没有暴露,敌人的防御重点还在我佯攻分队的山阴方向上。团首长听完他的报告,当即下达了攻击命令。在他的指挥下突击队已经成功地攻占了第一道石坎。刚才的一顿厮杀,敌人省悟过来共军的进攻主要方向不在山阴那边,所以在山脊线的缓坡方向突然增强了火力。突击队被压在石坎下,赵营长并不着急。在他的计划中,突击队每“蛙跳”一步,便利用敌人的射击死角作一次短暂喘息和调整,然后在火力分队的支援配合下再向前跳跃一步。蒋军指挥所的高地对面有一个低山包,在第一波次的进攻中,一营已把敌人前面的这个防御点消灭了。由于敌我距离太近,火炮用不上。在不规则的山坡上,赵大亮把全营五挺重机枪一下全拉上去,只等他一声令下,这几个火力点就会像似五条带火的钢鞭、呈扇面、超越山的鞍部向对方猛烈地抽打过去。加上掷弹筒的打击和六个爆破组在火力掩护下交替行动,迅速摧毁敌人的明暗火力点和指挥所应该是十拿十稳的。

一切调整到位,赵营长等几个人都笑了,说“这下够他们喝一壶

了”。

第二个波次的进攻马上要发起了。就在这时，团指挥所又有电话过来。这次是张团长打来的。赵大亮接过来，听着听着脸上的笑意渐渐消逝，不作声了。张二牛在那边对着话筒叫道：“赵大亮你听明白冇冇，命令改变，俘虏要活的，一根毫毛都不准少。”赵营长有些为难：“刚才还说敌人顽抗就全部消灭。命令怎么说改就改？攻击马上就发起了，再收回来怕——”

战斗如果按原计划进行，顺风顺水的，张二牛懒得多管。可是纵队指示一改，情况变得复杂，特别是敌营里面还有“好货”，这仗打起来也有点意思了。于是他亲自上阵操刀。听赵大亮的口气，他火了：“么子时候学会讨价还价了？这是命令！军令如山，军法无情，要是失手，当心老子……”王政委挡住张二牛，在电话里告诉赵大亮：“事情是这样的，敌人指挥所里有一伙特种兵，上级要求活捉。”赵大亮问什么特种兵？王成武也没好气地说：“我也不知道，叫你活捉就活捉，怎么这么噜嗦！”

电话挂了，赵大亮还抓着话筒怔了好一阵。本来一场摧枯拉朽一边倒的战斗突然变得很艰难了。攻打敌人指挥所时肯定连炸药包和掷弹筒也不能用，大家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他定了定神后说“硬攻”。有人说，硬攻这伤亡代价就大了。赵大亮拔出驳壳枪，说我亲自带突击队上！说完就带着两个部下离开营指挥位置，快速向火线冲去。

打外围仍然用火力压制和攻击爆破的惯用手法，所以新一波的进攻比较顺利。赵营长带领突击队敲掉了敌人野战防御工事的三个火力支撑点，仅以两名战士受伤的代价成功地跃进到最后一道石坎下。

可眼前最后一步却是一道鬼门关。这里离敌人指挥所不到一百米，进攻正面狭窄，光溜溜地无障碍。不用火炮和爆破的手段，这段距离对进攻方来说就是一条黑色的死亡之路。赵营长却无奈地把准备攻击敌人指挥所的那些爆破组都撤了。

低矮的石坎下，突击队员向守敌喊话：“蒋军弟兄们，你们已经被解放军的猛虎攻坚团紧紧包围了，顽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可是话音没落，招来一阵阵雨点般的枪弹，打得石头上火星直跳。待枪声稀疏下来，蒋军的大喇叭传来一阵混乱噪音，接着飘出唱京戏的声音：两国



交锋龙虎斗，各为其主统貔貅；大小三军哪要宽厚，赏罚公平莫要自由……

有人在石坎下骂：妈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反宣传！赵大亮听听，说：好像是京戏诸葛亮唱的《失街亭》。石坎下被压着的战士笑起来：反动派唱曲儿也不讨个吉利。头戴钢盔、手持长枪的赵大亮笑不起来，他对战士说：“等会儿我方实施火力压制时，突击队分左右两路迅速接敌，用手榴弹消灭掩体中的敌人。但是接近敌人指挥所后，所有人不准用手榴弹，也不准不分目标地扫射，必须活捉俘虏。”

五挺重机枪又扫射起来，新一轮攻击开始。敌人的火力也从不同的方向进行还击，子弹像飞蝗一样一群群低低地贴着地面向石坎这边射来。左路突击队员负责清扫敌人散兵坑里火力点，没想到刚跃出石坎就有几个中弹倒地，紧接着的第二拨人也是没冲出多远就被几个方向的火力压住了。伤员拉回了石坎下，几个牺牲的战士躺在血泊中。其中一个就是刚才笑话反动派唱曲的兵，他那年轻的生命就像前面的笑声一般在突然间停止下来。隐蔽在坎下的人又急又恼，叫着这样打下去非把人拼光不可。赵大亮也知道这样不行。但重武器不能用、轻武器压不住，有什么办法呢。他看看风向，想了个办法。

我方控制的坡下，许多被打折的树木堆在一起被点着了。油松烧起来火大烟大，干燥的天气使山坳中的灌木丛也变成了枯枝柴草，火很快蔓延开来，浓烟顺着山的斜面慢慢往坡上涌，不多时便捂住了山脊。赵大亮指挥突击队抓住时机，在阵前再甩上一通炸药包和手榴弹，趁着像喷泉般的硝烟尘土扬起，所有人从石坎下跃起射击着冲进了烟尘中。

敌人指挥掩蔽部几个射孔和周边的几个火力点疯狂地扫射着，尽管盲目射击，弹流成扇面在烟障中尖利地啸叫，突击队伍里不时有人惨叫着倒下。其他人仍义无反顾地往前冲去……

赵营长带领战士们裹卷着烟尘冲进敌人指挥所时，一片混乱的巢穴里，敌指挥官还挥舞手枪督着机枪手踞在几个射孔上盲目地朝外扫射。突击队员一阵枪弹利索地消灭敌射手。指挥所里的众人一阵惊叫，纷纷丢下武器举起手来，有的忙不及地寻找躲藏之处。陷入绝境的敌指挥官无可奈何地丢下手中的枪。